

多元背景下的一种阅读

满族文学与文化论稿

关纪新 著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辽宁民族出版社

多元背景下的一种阅读

满族文学与文化论稿

关纪新
著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 关纪新 201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背景下的一种阅读：满族文学与文化论稿 / 关纪新著.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 10

(满学(清史)专家文库)

ISBN 978-7-5497-0662-4

I. ①多… II. ①关… III. ①满族—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3051号

多元背景下的一种阅读

DUOYUANBEIJINGXIAD E YIZHONG YUEDU

出版发行者：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 刷 者：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幅 面 尺 寸：180mm×250mm

印 张：32

字 数：550千字

插 页：1

出 版 时 间：2013年10月第1版

印 刷 时 间：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 任 编 辑：吴昕阳 李 璜

封 面 设 计：杜 江

责 任 校 对：林 华

标准书号：ISBN 978-7-5497-0662-4

定 价：68.00元

法律顾问：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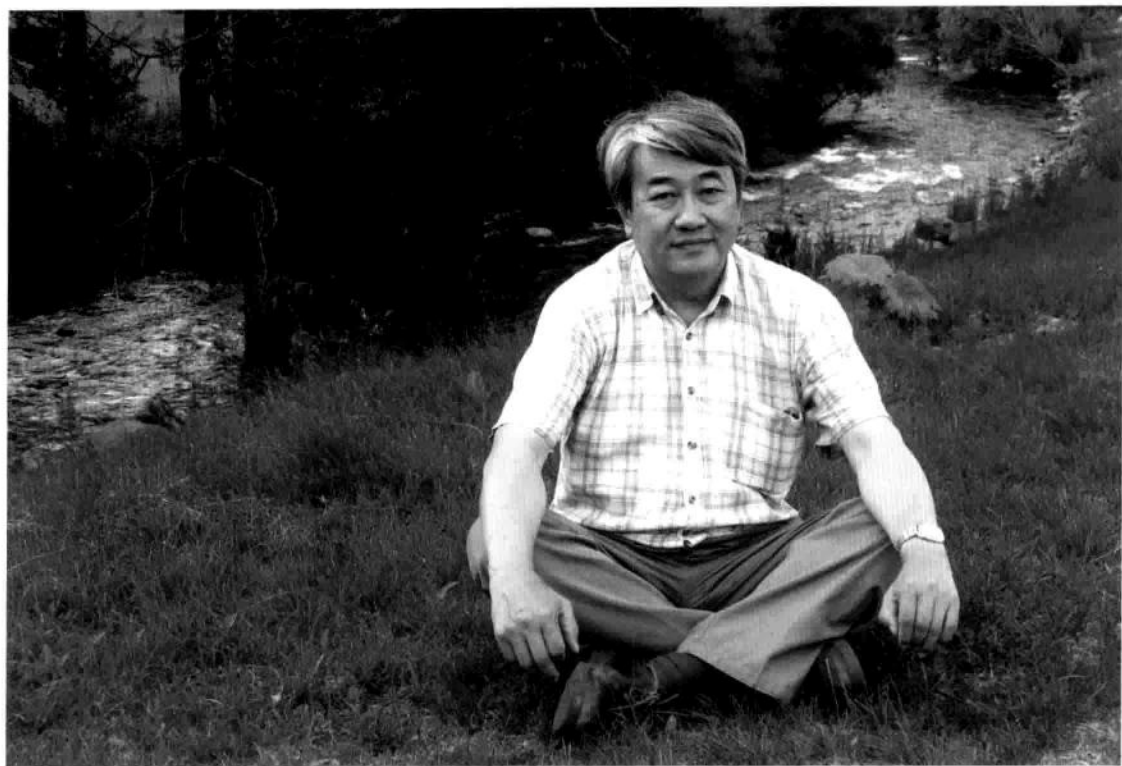
网 址：www.lnmzchs.com

举报电话：024-23284336

邮购电话：024-23284335

联系电话：024-23284340

淘宝网店：lnmz2013.taobao.com



关纪新 男，满族，1949年生。祖籍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1982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主编，编审职称，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满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已退休。写作出版有学术专著《老舍评传》、《老舍图传》、《老舍与满族文化》，理论专著《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与他人合著），学术图集《中国满族》，论文集《塞风集》，辑注式专著《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与他人合著），工具书《〈骆驼祥子〉导读》（与他人合著）等。主编或合作主编的著作有《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俗文学》、《中华史诗咏史诗本事》、《老舍与二十世纪》、《1949—199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当代满族作家论》等十多种。尚发表学术论文和文学评论逾百篇。曾获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弁言

为了选编这部文集，我重新翻看了先前撰写的各类文稿。差强人意者甚少，遗憾显见的颇多。

只因有那场20世纪下半叶的“大革命”，我离开中学课堂而进入大学课堂，其间消耗了12年。待到终于有机会考大学，原本是想进中央民族学院攻读民族历史专业，却鬼使神差地被分配到了文学专业这扇门内，乃铸成今生宿命。这是1978年的事。进了那所大学，不经意间，我的周围便有了数十个民族的同学与好友，在大家纷纷为着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表达自尊自豪的过程里，我那原来并未充分发育的民族意识也得以点醒。直到一些年后，我才了解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做——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展示。

我是满人。一如世上所有的人，我的民族出身也并非是主观选择之结果。

假如可以把视线再拉回上世纪70年代末，你能感到，在这个多民族国度里，满族当时还没有从“被”污名的阶段真正走出来。我于是很想把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弄清楚。正当其时，国家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一位文艺理论权威在会上即兴说出来的一句话，更激发了我相关的探索欲望。他说：把老舍当作少数民族作家是不对的，人口比较少的民族是出不了大作家的！

1982年大学毕业之前，我已经完成了两篇论文，《当代满族文学的瑰丽珍宝——老舍〈正红旗下〉试探》和《“几回掩卷哭曹侯”——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和他凭吊曹雪芹的诗》，均系满族文学选题。后来，根据自己的愿望，我亦在毕业后进入民族文学学术行当。

迄今，个人的满族文学与文化学术，已经做了30多年。并没觉得这种执著有什么荣耀好讲，何况“成绩平平”始终是我对自己的评价。

30多年来,除去最后退休这两年外,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服务于《民族文学研究》这份国家级学术刊物,当编辑,为人作嫁。既然年轻时代虚掷了大量宝贵光阴,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便总是陷入酷似“原罪”的局促心理,不敢稍稍懈怠。编辑工作而外,满族文学与文化的研究一向占据着我大片的生命。为了把满族文学与文化的学术做得好一些,我也曾辟出相当精力去关注中华多民族文学理论及观念的建设,偶尔,也还做点儿兄弟民族文学跟文化的研究。此外便不敢旁骛。

辽宁民族出版社是国内遴选并出版满族历史文化高质量图书的知名出版单位。承蒙不弃,约我选编这本集子,使我感激之余,不无惶恐。不屑说,一位学人,在自己的领域耕耘了许多年月,谁又不想拿出多一些的结果来呢。

只希望这里奉献给学界的,不尽被视为清汤寡水,而应该多少有点儿干货。

曾有朋友问我:你是满族人,又长期从事自我民族的文学与文化研究,有否陷入本位心理立场之虞?

感谢这样的提醒。我的回答是:每个人都有其多重属性,我是一个热爱本民族文化的人,更是一个自律的学术工作者,科学精神永远应当是学术研究的最高标尺。同时,我们也当防止某些盲目固守大民族文化站位而一味漠视异民族文化阐释的倾向。

人文科学本身就不是所谓“零度感情范畴”,心理情感依傍自古以来在各个民族的自身文化阐释当中,都占有一定的位置——我们应当承认它,也要力戒它过度膨胀而袭扰了科学精神的张扬。

民族文学与文化研究,须尊重科学,尊重历史,也尊重各个民族差异天成的传统价值。

我相信,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展开都有其彼此互异的流与变,并力图找寻到属于满族及其先民的文学与文化创造的自身规律。

“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这个半路出家的学术工作者,亦很想能够给这长年置身的研究领域,多少地留下一点儿什么。

热诚等待的,是读者们的指教。

2012年12月10日

目 录

弁言·····	001
---------	-----

巡礼满族文学与文化

满族书面文学谏议·····	003
文脉贯今古 源头活水来	
——满族说部的文化价值不宜低估·····	011
满族对北京的文化奉献·····	020
“后母语”阶段的满族·····	044

展读清代满洲文学

扁舟孤进	
——满族母语文学之检讨·····	053
藉海扬帆	
——清代满洲文学汉文书写之肇端·····	070
写出“真我”	
——清初满族文学的一项诉求·····	084
马迹蛛丝辨纳兰	
——成容若民族文化心态管窥·····	093

一梦红楼何处醒

——假如启用满学视角读《红楼梦》又将怎样·····	107
“几回掩卷哭曹侯”	
——清代宗室诗人永忠和他凭吊曹雪芹的诗·····	135
《儿女英雄传》管见·····	151
清代满洲作家文学中的“长白山情结”·····	167
《八旗艺文编目》检读札记·····	174

解码现代与当代满族书写

“欲引人心之趋向”

——关于清末民初满族报人小说家蔡友梅与王冷佛·····	183
风雨如晦书旗族	
——也谈儒丐小说《北京》·····	198
关于京旗作家王度庐·····	210
中华全民抗战期间的东北籍满族作家	
——关于舒群、李辉英、马加、关沫南等·····	225
抗战期间的满族作家端木蕻良·····	240
当代满族文学的“族性”叙说·····	252
当代满族小说的普世价值关怀·····	273
兴替由来岂瞬间	
——评台湾女作家林佩芬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	286

谛听满族作家老舍

老舍民族心理刍说·····	303
老舍，一位文化钜子的伦理站位·····	328
“我的见解总是平凡”	
——前期老舍精神理路之再梳理·····	345
老舍幽默的满族文化调式·····	363
庶民文学的现代经典——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380

中国话剧的不世之作——《茶馆》	402
满族文学的瑰丽珍宝——《正红旗下》	426

构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关联	453
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谏论	469
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479
关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设	490
一个庄严的梦想	497
后记	500

巡礼满族文学与文化

DUOYUANBEIJINGXIADHEYIZHONGYUEDU

满族书面文学谏议

检读满族书面文学进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有那么两个颇重要的特征，在这部族别文学史册上一直体现着相辅相成的存在：其一曰“流”，其二曰“变”。没有自己特别的“流”，或者没有自己特别的“变”，满族文学个性化的历史都将不复存在，自然也就不能谈及满族文学对祖国及人类文化的奉献。这，是笔者多年来治满族文学学术的基本心得之一。

20世纪前期，满族及其历史文化的命运出现了大转折。辛亥革命摧毁了没落的清政权，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就此退出历史画面，显示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意义。不过，这场历史鼎革难以避免的负面效应也反映出来，不单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性质未能随着政权易手获得质的改变，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做过诸多积极贡献的满洲民族，亦在一场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之下，被通盘否定。在民族歧视情绪风行于世间的过程中，满族承受着在舆论上与生存上为后世难以想象的双重挤压，一整个民族险些从人们的视野当中被抹掉。他们的文化遭到人为的忽略与遮蔽，便是极自然的结果。

20世纪后半叶，新型国家体制破天荒地重视起国内不同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光大。在各个兄弟民族纷纷发掘、梳理民族传统并在新的基点上将其引向繁荣的形势鼓动下，满族自身有价值文化的拯救、甄别、阐发、彰扬，也被推上日程。

然而，满族作为一个有过特殊历史遭际的民族，其文化传统的重见天日，远不是一件说说就能办到的事情。

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们重新谈起“满族文化”概念的时候，这个概念因为与人们的久违，已经教世间感觉陌生和茫然。满族还存在么？满族文化还

存在么？除了彻底地“汉化”而外满族文化还有其说得出来的特点与价值么？再耗费艰辛去寻觅那逝去的满族文化韵律还有现实意义么？——统统都是教大家倍感疑惑的地方。

还有，毋庸讳言，由于世间对满族这个民族的矮化、丑化乃至妖魔化的时日较久，从都市到乡间，满族文化被视为“封建文化”、“腐朽文化”、“反动文化”，一任反复荡涤，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当搜集研究者走入满族的群体、民间以及世家，展开自己工作的当口儿，所接触对象们因心有余悸，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是谈“满”色变者，远非个别；同时，可以估算到的本该保有满族文化及文学资料的场所，多曾遭到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劫，种种史料烟消云散的情形亦不难想象。

是的，满族文化传统被遮蔽、被误读久矣。再去讨问其历史责任已经不可能并且无意义。重要的是，如何凭借我们的努力，比较真切比较科学地重新复原传统、阐释传统，让传统在今日之社会文化生活中体现其自身价值。

无疑，这是一条修远、曲折、坎坷密布的路。

将近3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似乎可以说，经过为数并不太多却差不多是整整一代学人的戮力探求，满族文化这一在很长时期内为世人难解其详的传统事相，再度较比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它的原来轮廓。

笔者身为“满族文化—满族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个长期亲历者，理所当然地，为时下本领域的诸多成果而感到快慰。

单就满族文学而言，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一二十本专著和数百篇专论，以显示出身后的研究业绩。满族文学作为中国境内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学，其潜在的价值正越来越确切地被凸显出来。30年前那种怀疑抑或忧虑满族文学研究有否意义的说辞，现在已经不像以往那么随处可闻了。

可是，在充分认定这一领域系列成就的同时，还是没有理由将乐观放大。相对于满族先民及其作家们所留下的大笔口承的尤其是书面的作品，已有的研究也许还仅仅是让那冰山的一角刚刚浮出水面。在问世的研究专著与学术论文当中，严格地讲，切中满族文化个性规律、弘扬满族文学独特张力的高妙论述，毕竟仍只是凤毛麟角。今日的满族文学研究既然已经迈过了起步阶段，就应当更有效地超越以皮毛式的展陈演示，来泛泛地壮声势护门面的无谓程序，真正走上理解满民族审美追求、贴近满民族文化心音、释放满民族精神律动的道路。

虽说满族文学的研究已经起飞，事实上，我们也还时常感到，一些最初就伴随着这项研究而生的基本问题，一直在如影随形地跟踪着研究者。例如，满族的绝大多数作家文学作品都不是用满文而是用汉文写就，只此一点，就足以让满族文学怀疑论者继续无休止又振振有词地说下来。这几近成了满族早就彻底“汉化”、满族文学早就彻底“汉化”的确凿证据，成了类似“魔咒”一般束缚满族文学研究长足发展的障碍。于是，进一步的推理也便形成：既然语言运用上没有了民族自我，还研究它做什么呢？——换句话说，满族文学研究，俨然是一门“伪”学术。

要想把满族文学真的从社会历史的重重遮蔽跟民族文化的深深误读之中搭救出来，眼下可能仍然还处在一个需要“迈步从头越”的新起点。我们离那庆功奏凯的时刻还远得很。

学术研讨，在不少情况下是可以见仁见智、多元并行的。观察和诠释同一事物，也是可以启用不同视角的。笔者选择“流”与“变”这两把钥匙，来开启这方上下几百年整合而成的满族文学“黑匣子”，得失成败，亦未可知。

在我看来，任何在人类文学史册上面成功的为人们推崇的族别文学，都不能不是“流”和“变”二者的完美结合：“流”指的是它脉络清晰与自成一格，成就为或者接近成就为特殊民族的特殊文学流派；而“变”，则指的是它敢于探索创造，善于标新立异，在永不知足的流脉变通中随时涌现有价值的新生长点。

发轫于17世纪初期的满族书面文学，在我看来，恰恰兼具着这样的两个特点。而一旦确认了这样两个特点的存在，有别于他民族文学的满族文学的存在，便是符合逻辑和可以给予正面判断的。

中国的满族文学，是满洲民族亦即满族历史及文化的依托与载体。满洲民族问世于17世纪之东北亚，始终是中国境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始终是与中华主体民族汉族之间，存在近距离社会交流与文化互动的民族。我们对它的文化、它的文学的全部认知和诠释，都不应离开这一基本看法。

满族文学以及作为其背景的满族文化，是一个由古至今的客观现实。满族存在一天，满族文学就会存在一天。在中国的总体文化语境下面，边缘族群同主体族群的接触交流，是迟迟早早都会发生的事情，满族不过是在历史的晚近过程走先了一步，走快了一些。满族文学这种走先了一步，走快了一些的少数民族文学，向人们提供了诸多如何与主体民族原本比较发达的文学交流互动

的、正负两面的经验教训。

满族是由原女真民族在以自身为主体的基础上吸收若干周边民族成分而变异产生的，其问世之际，文化的原始色彩浓郁。本民族文字的创制，本该较大地弥补它的薄弱，却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该民族政治军事的迅猛崛起与疾速进入中原，没有给自身文化的长足推衍留有充裕时间。全民族倾巢进关，政治利益上的巨大攫取，跟文化库存上的大幅流失，几近同步，亦自是宿命。满语满文与满族间的彼此乖违，是满洲民族的莫大损失。

文化自救是任何民族都葆有的本能。面对文化上的“灭顶之灾”，满洲人使出浑身解数顽强自救，力争在万千围困当中趟出一条生路。胆识和机敏帮了他们不少忙，他们在相当程度上拜别了自身的原生态传统，又创造出来一番气象独具的次生态传统。单就满族文学而言，“后母语阶段”的满族文学，借海扬帆，居然取得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成就。民族文学界常用满族及东西方其他一些民族的例子来证实，一个民族的文学，未必一定得全靠母语书写来打造。

满族文学，包括口承文学与书面文学两个组成部分。在先民只有口承文学而不具备书面写作能力的岁月，曾经创造了琳琅璀璨、神奇无限的民间作品。而后代们一俟闯进书面文学领域，他们优先从前人那里继承的，乃是在艺术世界驰骋想象的超常能力，与全民酷爱大型叙事作品的审美定势。中外一些民族确有后代作家喜好从先民口头创作来翻新原有叙事题材或者故事原型的情形，满族书面文学中这类作品却并不多。有论者以为这颇可说明满族书面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化遗存是脱节的，甚而判断满族书面文学是他民族文学的演进，是不准确的。民族文学从民间口头蜕变到作家笔头，历来就有“形似”与“神似”之分。升华后的作家文学与本民族民间文学的“神似”，大抵是更高境界。

对博大精深、美轮美奂的汉族文学，满族的优秀作家们多半有个“醉进去”然后再“醒出来”的二度蜕变过程。不管是本能为之，还是能动打造，满洲民族早期进入汉文书写状态的一些诗人和作家，没用很久，便陆续找到了真我，回归了自我。艺术上真我与自我的显现与守望，标志着满族文学自我救赎行动的成功。满洲入关之初粗犷豪放、胸臆阔大的朔方文化精神，“以自然之言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的“未染汉人风气”的美学路数，是这种成功的端倪性展示。

清代前中期的满族书面文学写手，大多是来自民族上层或中层的知识分子，只有到了后期，少量下层知识分子才有机会跻身于书面创作格局。不过，

诗画琴棋与吹拉弹唱，这有着文野差异的两类艺术实践，于有清一代，却未能成为贵族大宅门与小户穷旗人之间云程相阻的不同消遣方式。满族文化存在着内部的整合态势，进入和平年代以后，困坐愁城没有人身自由的八旗子弟们，将生活逐渐文化化、艺术化，才是具有整合态势的满族“次生态”文化的总体特征。

清代满族文学业已形成一系列独特艺术选项。深刻的社会批判，是其中比较引人瞩目的特色之一。满洲贵族本是个由共同利益维系而成的统治集团，然而集团内部各种矛盾造成的不稳定性，时常会令某些失势者去到历史的夹缝间惨淡生存，宠辱浮沉的家世变迁，使他们清醒地觉察出带有社会本质性的矛盾，从而或委婉或激烈地书写出来。这是人们在历代文学当中较少看到的部分，因而也是满族文学中较为珍贵的部分。

文化上面的沧桑嬗变，亦是满洲民族于清中期之前的突出感触。文化反思因之在民族菁英阶层渐趋形成，并在一些文学巨匠的笔下被出色地模拟展现。从近古到近代，到现代，再到当代，满族文学自身包蕴的文化自醒、文化反思、文化批判，比中国境内任何民族的文学，都来得要更加鲜明与更加持久。将这一点视为满族文学中的传统优势，已无不可。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洲民族内部长期坚持的社会体制。对这一独特民族的独特体制，师法现实主义写作原则的满族作家们，有许多近距离的真实记录。他们描绘了为中华古国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时期八旗将士的精神风貌，也反映了“八旗生计”问题日益严重给旗籍族众带来的困厄与潦倒。在满族作家那里，“成也八旗，败也八旗”的历史殷鉴，被揭示得最为准确。

国家至上，曾经是满洲民族的不二信条，自古至今，满族文学的优秀作品，一以贯之地激荡着忠贞爱国的雄浑心律；而关注民瘼，也是许多饱含良知的满族作品反复宣示的题义；至于对传统伦理道德苦心孤诣地守候，既是满洲民族尚自尊、好体面的核心价值所在，又是该民族作家文学写也写不完的题目；还有，敬爱长辈、恪守亲情、扶弱助贫、行侠执义等等利他主义的处世方式，更是一代又一代满族作家戮力褒奖的内容……有人说，读满族作家作品，最易体会什么是古典情结。

满洲是个从白山黑水大自然中走出来的民族，历史上长期信奉原始宗教萨满教。后来，萨满教不再作为该民族的显性宗教信仰，其笃信万物有灵与敬畏大自然、师奉大自然的精神意念，却仍在心底潜移默化。不但在阅读清代满族

作家作品之际人们还会与这样的意念不期而遇，连满族当代作家的叙事跟抒情，也依旧还有它的清晰痕迹。传统文化的作用力，有时会教满族作家，不在外表而在心理上，成为另一类别。

满洲及其后代，是十分重视自身民俗原则的一群人。他们跟许多民族的成员一样，只有生活在自己的民俗氛围里才感觉舒服，他们的作家也因而成为特别关注民俗事象的书写者。满洲传统民俗当中有许多内容，都是作家们依依恋恋、不断摹绘着的。就拿他们是多么强调自己的女性观来说罢，礼让女性、“重小姑子”、“重内亲”之类的故事，每每见诸笔端。从中国主体民族宗法观念的传统立场放眼，满人的女性人物书写，不仅仅是奇特而已。满族传统的女性观念，更易于与现代人文精神接轨。

除开满族文学在上述主题选择和理念表达方面的别出机杼，满族书面文学的艺术调式，也有不少“重砌炉灶”的地方。头一宗，就是满族的作家们通力营造了让汉语文学告别艰深晦涩罗网，就近大众欣赏层次的新局面。满洲人喜欢文学，却不喜欢教自己费许多气力也读不懂的文学，他们出于自己的文学层次与文化气质，编织成一把切近自己需要的艺术“筛子”，存己之长、弃己之短，教通俗、晓畅和便于表现日常生活面貌的东西，优先进入文学殿堂。在他们的观念里，艺术只有做到雅俗共赏，才是上品。只顾高雅炫耀艰深而不让老百姓看懂的艺术诉求，为有眼光的满族文学家所不取。

清代的北京城，是满族文化的大本营。在初步学会习用汉语表达之后，满洲人竟别出心裁地改造起京城汉语来。到满族进关百年左右，旗人嘴边新颖别致的“京腔京韵”已现雏形，自此，满洲作家及诗人们更是操起这种鲜活灵便的市井语言，大步疾进。清代的满族书面文学制作，大多出现在京城旗人当中，至清末时节，“京腔京韵”大放光彩，该民族的作家文学，已经成为生动、悦耳的京味儿方言最真切最可靠的范本。满族文学与清代居京旗众一道，在奠定日后京语“普通话”地位的过程里，功不可没。

清代八旗制度酿成的人生苦酒，造就了旗人们与众不同的心性。旗族内里人人都是皇家奴隶；外人面前他们又是“统治民族”的“人上人”。刚强一达观一散淡一诙谐，在特殊环境中沉淀为民族的精神习尚。民国年间满族的不幸，又把这种习尚推向极限。“苦中作乐”的满族，把他们的幽默性情灌注到作家笔端，使困苦命运下的韧性心态提纯为满族式的幽默艺术。满族作家的幽默艺术在许多场景中不为社会所认同：中原传统的书面文学一向坚守“文以载